

轻院图书馆与读者



山东轻工业学院图书馆主办

电话: (0531) 89631113 投稿邮箱: guanbao@sdili.edu.cn

2010年3月18日

第一期

(总第二十八期)

图书馆部室主任换届调整

按照学校《关于教研室、实验室主任换届的通知》要求,图书馆结合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部主任岗位职责,制定了图书馆部主任换届调整实施意见,在个人填报志愿的基础上,3月18日下午,召开了全馆大会,参与竞聘的同志分别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述职,并陈述了第一志愿任职后的工作思路,充分表达了对竞聘岗位的热爱和负责态度。全馆人员进行了民主测评推荐。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职数设置和岗位职责,依据任职条件、本人表现、大会述职、民主测评推荐等方面的情况,图书馆召开了党政联席会,经讨论决定初步聘任名单,并上报学校审批。

调整后的部室主任名单如下:

付来旭同志任采编部主任;
王海燕同志任流通部主任;
高峰(男)同志任期刊部主任;
高峰(女)同志任信息部主任;
田文利同志任技术部主任;



牟静同志任流通部副主任;
江新同志任流通部副主任;
王玲玲同志任期刊部副主任;
郑东伟同志任期刊部副主任。

(图书馆)

图书馆成为「第三空间」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年会期间一般有六七个卫星会议,其中与图书馆设计建筑有关的卫星会议总是很有吸引力的。新馆设计要进行前期调研,其方案往往最能体现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笔者日前参加了意大利都灵市举行的国际图联2009年会的这个卫星会议。

十几年前,“公共图书馆是市民的第二起居室”的口号曾经十分响亮。这次会议听到最多的则是第三空间的提法,会议的主题便是“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所谓第三空间是指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以外的社会空间,如咖啡馆等。图书馆应成为第三空间的提法有好几年了,现在终于成了共识。

图书馆怎样体现其第三空间的功能呢?首先,图书馆应成为社会的知识共享空间。比如,英国伯明翰市立图书馆提出“知识经济的发电站”、“全球城市的地区心脏”等概念。都灵市为了配合新馆建设,专门做了一个图书馆发展战略调研。过去该市满足于庞大的菲亚特汽车产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该市吸取教训,提出了城市产业转型战略,为此图书馆也提

出了相应的发展目标——提供适应知识企业成长的信息服务。他们认为,图书馆不应置身于社会发展之外,而要紧密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开拓更多的创新服务项目。

其次,图书馆应与博物馆、美术馆等加强合作,成为文化共同体。当初法国蓬皮杜中心建成之时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现在它已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典范。来自澳大利亚的代表介绍了澳大利亚的科克拉区域图书馆与文化中心的案例。该中心由于与其他文化机构合作,显著提升了图书馆服务功能。2004—2005年的外借量为29.5万册次,2007—2008年达到40.1万册次,访问人次也相应地从20.7万达到38.8万,过去没有展览活动,2007

—2008年达39次。

第三,图书馆应向社会提供创新的舞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在会上推出了引人瞩目的新项目,让非图书馆员走进图书馆,按自己的意志重新设计超越传统图书馆的新空间,成为图书馆中的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内有一个由艺术家策划的表演艺术图书馆,约2300平方米,不仅提供与表演相关的资源,而且提供表演空间,邀请社会人士组织相应的活动。它承担了图书馆与社区之间桥梁的角色。有人把这类空间叫做“你与图书馆”。

总之,公共图书馆正在成为人与信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知识共享空间。

(来源:《人民日报》)

本期要目

| | |
|------------------|----|
| 图书馆部室主任换届调整 | 1版 |
| 图书馆成为“第三空间” | 1版 |
| 图书馆举办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 2版 |
| 阅读是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 2版 |
| 好书推荐:《那些喜欢思辩的家伙》 | 2版 |
| 六十年:一个国家的阅读史 | 3版 |
| 高校图书馆应向公众开放 | 4版 |
| 微软Bing掀起搜索引擎大战 | 4版 |

为切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强化防火意识，掌握防火和灭火的基本常识以及自救本领，4月1日下午，图书馆在三食堂三楼会议室，特邀济南消防中心消防安全专家王恩燕同志为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由图书馆党总支刘永德书记主持，王恩燕同志利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采用视频、图片与实例讲解相结合的方式，针对图书馆的布局和工作特点，就火灾预防、初起火灾扑救及自救逃生方法等方面做了介绍，并进行了现场演示，同时对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些侥幸心

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图书馆举办

理、错误认识和做法进行了提醒和纠正，强调了居家防火的重要性。

图书馆作为公共活动场所，一直非常重视消防安全工作。本次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图书馆全体干部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查漏补缺，查找并消除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确保图书馆安全稳定，促进学校和谐校园建设和内涵发展。



(图书馆)



阅读是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如今，网络阅读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媒体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

然而，笔者觉得“界面”代替了“纸面”的阅读，损失的可能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笔者个人的经验而言，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少年，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深深感动。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它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今天想来，类似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

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阅读的重量有时在于它的“重”，有时却在于它的“轻”。这“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无用之用，是阅读心境的解放。

阅读的功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无用”的阅读，正如文化给人的力量一样，更多的是缓慢、绵密、恒久的渗透。虽然它是“无用”的，然而一切都有痕迹，我们沉重的肉身会因某些时刻“无用”的阅读而获得心灵的轻盈和洁净。这样的阅读不是生存甚至生计所必需的，但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人的存在，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它内在的文化含量并没有因表面的“无用”而打折扣。它的“无用”本身便是更大的作用。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的阅读境界呢？这种自然存在的阅读状态，可能比故意强迫阅读或者故意淡漠阅读都更能体现人生的精神价值吧。

(来源：《大庆日报》)



好书推荐

《那些喜欢思辩的家伙》

肖永亮编著（企业管理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收集整理西方著名哲学家们的一些哲理故事、生活趣事，向读者们展现一个丰满的、全面的哲学家形象，引导读者了解哲学家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哲学，以更宽容、更谨慎的思辩的心态去看待哲学，从而更积极地探索人生的奥秘，追求人生的真谛。

推荐感言：知识关乎事务，智慧关乎人生。这是一群爱思辩的家伙，他们可爱、浪漫、搞笑。他们的可爱不应该被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掩盖；他们的浪漫使他们在理性的天空放牧白云般的绵羊；他们的搞笑天份使平庸如我辈的人，体会到其艰深思想下的人生本质。笛卡尔说：“最伟大的人有最高尚的美德，同时也能做最糟糕的坏事。”那些试图从哲学中寻找人生智慧的人应该小心，尽管哲学能够启迪你的智慧，但是不要迷恋哲学家月光下的侧脸，小心迷失了回家的路。

(采编部 付来旭)

六十年：一个国家的阅读史

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新中国的阅读史首先是从识字开始的。农时搞生产，闲时学文化。从省市一级到农村乡社都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把书主动“送”到工人农民手中。工会和村社常常会组织读书小组、知识竞赛、名家讲座，读书成为工作之余的一种集体娱乐。

《高玉宝》在五十年代中期出版后，很快就风靡全国。《艳阳天》的广受欢迎，喻示着这个新生国家及其新主人对于生活的乐观和热情。当然，这种对光明义无反顾的向往也成就了后来“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奇观，是功是过，任人评说。

这个新兴的国家对年轻人抱有最殷切的期望。莫斯科是我们的“圣地”，那么遥远，也那么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收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无产阶级战士们就这样在阅读中跨越了国界，相互砥砺共同奋斗。在那个腹背受敌被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年代里，精神世界极度匮乏却也极度膨胀。

到了六十年代，“文革”期间的造反和混乱为“皮书”的流通大开方便之门。所谓“皮书”就是为了配合反帝反修斗争而出版的内部参考书。“皮书”中流传最广的有灰皮书和黄皮书。前者主要是政治社科类，如《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等。黄皮书则是文学类读物，当时最时髦的两本是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虽然“皮书”在“文革”中已经不是特权阶层的专利，但仍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获得。这批在“皮书”的阅读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日后将会在八十年代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皮书”的居功至伟，在于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更重要的是，阅读以及精神生活取代了阶级规划，正在

悄悄的重塑着中国的社会阶层。

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平凡的阅读。可能是工厂里的读报小组、理论小组，大家抱着搪瓷茶杯，读读文件聊聊时势；或者是家中的小书架，马恩列斯毛之间夹杂着几本幸存的古典小说，翻来覆去的看。虽然这些无法纳入一个国家的阅读史中，却不应被抹去，因为这才是历史的底子，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旧时王谢堂前燕

“文革”结束后一本名叫《读书》的杂志创刊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石破天惊。大批“毒草”开禁，各种内部书公开出版，新书的译介也陆续展开。

一部《美的历程》奠定了李泽厚在全国文艺青年中精神导师的地位。随后，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王朝闻的《美学概论》相继出版，一时之间人人谈美，人人爱美，以为只有美终能超越政治和国界。

文学和哲学也是美的。虽然当时流行“现代派”的颓废，但正是颓废得以烛照现实之丑恶，彰显灵魂之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诞感被迅速的对应于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城堡》、《等待戈多》、《局外人》、《恶心》、《第二十二条军规》、《丧钟为谁而鸣》，再加上厚厚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种感觉就是，现代，太现代了！当时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存在与虚无》，作深沉状以傲视这个“他人即地狱”的世界。从高度紧张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人们，饥不择食的填充着一个大写的“人”字，其实于那些虚无颓废的作品中看到的都是人性的复苏、个体的觉醒。因此，像《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理想主义小说在八十年代也可以成为青年们的新“圣经”。这本小说具备了八十年代的一切关键词：爱与艺术，个人与庸众的对抗，人生的奋斗。

但人也真的变得孤独起来。我们高谈阔论着康德萨特卡西尔，有人啃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人则迷恋着金庸琼瑶三毛。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以及图书出版的市场化使得阅读越来越限于私人空间。“痞子”王朔的出现令仍在做着启蒙大梦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尴尬不已。人们为顽主们的玩世不恭感到痛快，却也惺惺相惜于那份旧时王谢的失落与茫然。

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成为了转型社会的最大困惑。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都在试图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钱穆、钱钟书和陈寅恪的著作和传记成了畅销书，“国学大师”的名号与独立精神的美誉加诸其上。《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风行于市场，这个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坚持学术自由的孤独者形象满足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期许。《傅雷家书》成为了老少咸宜的“三字经”。王小波横空出世，给保守的社会打开了一个叛逆的缺口。但是所有这些遗世独立的精神斗士，连同余秋雨、黄仁宇以及各位“落水文人”的美文，很快就成为文化市场上被消费的符号。“文化口红”似乎填平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沟渠，每个人仿佛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偶像。

中国不高兴？

国门初开的时候，我们引进了一本美国的畅销书《第三次浪潮》。托夫勒这位美国“未来学家”预言，“信息时代，让穷国和富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期待一个世界重新洗牌的“未来”。

我们在开放的世界中重新寻找新的认同。一本《格调》开启了“文化手册”的先例，村上春树们大红大紫起来，那些曾经晦涩的先锋文学如今竟然变得有点“媚俗”，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群体叫“小资”。

谁说精致美丽的东西只能是布尔乔亚的专享？五六十年代，为了普及文化，很多名著都被改编成连环画。请来的都是一流的艺术人才绘制插图，为的是让工农大众也能分享到阅读的乐趣。一直到八〇后一代，还能享受到看连环画的快乐，两毛钱一本的小人书，足以打发越来越寂寞的童年时光。

阅读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流动、拼贴的世界风景中，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在告慰着我们。我们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看到了奋斗的艰辛和梦想成真的炫目，几乎是义无反顾。八十年代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深深的刺痛了我们的自尊，九十年代我们则用一连串的“中国说不”宣泄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自卑。

我们不需要去粉饰任何逝去的黄金时代，但我们希望拥有一个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国崛起》备受关注，也有人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写史”很流行，一套《明朝那些事

儿》，把帝王的历史写成了一地鸡毛，像极了职场上的勾心斗角。虽然草根历史的确是“与民同乐”，但是不是也失去了以史为鉴的意义？共和国六

十年有一个属于人民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于丹讲的心灵鸡汤，而是一种气质，用老舍先生的话说，就是有那么点“精气神儿”。找回了这种

“精气神儿”，我们再来往前走，也不迟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有删节）

高校图书馆

应向公众开放

近来，笔者因工作需要查找有关资料，跑遍了周边城市的几所公办高校图书馆，却遗憾地发现这些高校的图书馆均不对外服务，不办理校外人员借阅证。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学校图书馆的利用率并不高，借书及在馆内看书的教师与学生寥寥无几，大多阅览室处于闲置状态。

公办高校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国家财政拨款。饮水思源，高校应尽回报社会之责，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且，2002年教育部修订

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明确规定：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

向公众开放图书馆对高校本身来说并非“赔本的买卖”。首先，高校能在更大范围内获取反馈信息，可以及时、有针对性地补充图书资料，形成藏书特色。第二，通过向公众开放，可以使更多的人对高校有更深入的了解，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第三，能避免信息生产、开发与现实需求脱节的服务缺陷，同时还可为社会技术信息需求部门和学校科研机构牵线搭桥，使学校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当然，开放图书馆也不能仅由高校来买单，高校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因此，面向社会的文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可根据材料和劳动的消耗或服务成果的实际效益收取适当费用。退而言之，即使高校图书馆不对外开放，是否能够以辅助社区图书室和农家书屋的形式服务公众，或采取一种政府、企业和高校共建图书馆的模式？



（来源：《人民日报》，有删节）

微软 Bing 掀起搜索引擎大战

日前，微软宣布全球同步推出搜索品牌 Bing，与此同时，Bing 的中文名称被命名为“必应”。伴随 Bing 的“盛装登场”，全球互联网领域一场新的搜索引擎大战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Bing 欲挑战搜索引擎市场格局

作为微软发展史上进军互联网搜索市场的一次重大举措，Bing 被微软寄予厚望，然而全球互联网搜索市场以谷歌、雅虎为首的竞争对手却并不看好微软 Bing。

在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目前的现实情形是，微软与竞争对手差距巨大。据美国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 ComScore 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4 月期间，谷歌在美国搜索市场的份额为 64.2%，雅虎为 20.4%，而微软仅为 8.2%。

而在中国市场，微软必应同样面临严峻局面：它不仅面对谷歌这一全球对手，更要面对中国本土厂商百度的强劲竞争。据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咨询的《2009 年第一季度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显示，2009 年第一季度中国搜索引擎运营商竞争持续加剧，百度、谷歌中国两家的搜索引擎营收份额之和达 95.3%，垄断趋势加剧。其中百度占 62.5%，谷歌中国占 32.8%，其余几家厂商份额分别为中国雅虎占 1.5%，搜狗占 1.1%，新浪和网易各占 0.2%，其他为 1.5%。

四大亮点吸引用户眼球

为赶超同行，微软对 Bing 搜索引擎尝试进行了诸多创新。从中文搜索品牌必应可以看到，至少有四大亮点吸引着国内互联网用户的眼球：首先，在搜索界面上，与谷歌、百度简洁的搜索框不同，必应搜索首页采用全背景彩图设计，比如把背景图设置为最受欢迎的希腊岛屿——“圣托里尼”，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用户带来



了愉悦体验。

其次，与传统搜索引擎只是单独列出一个搜索列表不同，Bing 搜索的最大特点在于会对返回的结果加以分类。例如，当用户搜索某位歌星的名字，搜索结果的主要部分会显示传统的列表，左侧的导航栏则会显示图片、歌曲、歌词、专辑和视频等几个类别。

再次，必应的主要引人注目的特色是：搜索图片时，将鼠标放在图片上就能看到该图片的更多信息；搜索视频时，在包含视频搜索结果的结果页面上，用户无需点击视频，只需要将鼠标放置在视频上，必应搜索立刻开始播放视频的精华片段，帮助用户

确定是否是自己寻找的视频内容。

最后，必应还针对中国用户需求设计了地图搜索、MSN 互动地图和公交换乘查询功能。用户在必应地图平台上可以详细了解目的地的公交换乘信息、驾车方案和地图周边查询。

正是凭借这些细节上的创新型应用，必应搜索引擎推出后受到了许多网民的喜爱，同时也把“快乐搜索、有问必应”的产品理念传达给了互联网用户。

但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必应的界面优势、视频和图片搜索优势以及内嵌式的地图设计等功能，从技术角度讲，其实无论是雅虎还是谷歌，实现目前必应所实现的这些功能都是很轻易的事情。很多功能竞争对手并非不能加，而是不愿加，比如华丽的界面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登录速度等。

微软的必应正式上线推出后，受到了部分网民们的接受和认可。虽然如此，短期内必应并不能帮助微软在搜索市场上取得显著的市场份额，因为用户使用惯性很难改变。

另外，微软 Bing 要想超越竞争对手，它目前还需要在提高搜索的精准度上下功夫。在 PCWorld 近日做的一份对谷歌、必应和雅虎的全方位评测报告中，必应虽然在 11 项搜索项目中有六项领先于谷歌等竞争对手，但在最关键的搜索结果中却仍然落后于谷歌。

（来源：《经济参考报》，有删节）